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

釋氏三

竺僧朗

僧朗京兆人後趙末居太山琨瑞山西北之金輿谷世稱朗公谷前燕慕容儁燕慕容暐秦苻堅後燕慕容垂南燕慕容德魏道武晉孝武皆尊禮之卒年八十五

答秦主苻堅書

僧朗頓首頓首如來永世道風潛淪忝在出家棲心山嶺精誠微薄未能弘匠不悟陛下遠問山川詔命殷勤實感恩旨氣力虛微未堪跋涉願廣開法輪顯保天祚蒙重惠賜即爲施設福力之功無不蒙賴貧道才劣不勝所重僧朗頓首頓首廣弘明集三十五又見十六國春秋四十二

答晉孝武帝書

僧朗頓首頓首夫至人無隱德生爲聖非德非聖何敢有喻忝曰出家棲息塵表慕靜山林心希元寂靈迹難逮形累而已奉被詔命慰及應否大晉重基先承孝治惠同天地覆養無邊願開大乘中揚道味僧朗頓首頓首廣弘明集三十五

答燕主慕容垂書

僧朗頓首頓首能仁御世英規遐邈光敷道化融濟四海貧道忝服道味習敎山林豈惟詔旨諮及國難王者膺期統有六合大能幷小自是常倫若葵藿之傾太陽飛步之宗麟鳳皇澤載融率生蒙仰陛下高明何思不服貧道窮林蒙賜過分僧朗頓首頓首廣弘明集三十五又見十六國春秋四十五

答南燕主慕容德書

僧朗頓首陛下龍飛統御百國天地融溢皇澤載輔善逢高鑒惠

濟黔首爲滿平之期何憂不一陛下信向三寶恩洽孫隆致道味靜深山豈臨此位且領民戶興造靈剎所崇像福冥報有所歸僧朗頓首頓首廣弘明集二十五又見十六國春秋六十三

又報南燕主慕容德

山野絕俗之士不應預聞朝議但有待之累非有託無以立陛下今郎闢之檀越欲覽三策濟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策矣且今歲之初彗星起於奎婁遂歸虛危彗者除舊更新之象奎婁爲魯之分野虛危爲齊之分野宜先定兗州巡撫琅邪待秋風厲節然後北轉臨齊此天道也十六國春秋

竺法曠

法曠俗姓皋下邳人寓居吳興後爲僧歷穆帝至安帝時卒

答簡文帝詔書

昔宋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已來政刑允輔天下任重萬機

事殷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唯當勤修德政以禦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答正恐有心無力耳。（高僧傳五）

竺法汰

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太元中終瓦官寺。

與釋道安書追論竺僧敷

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波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圖一旦永為異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圖矣（高僧傳）

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

拘夷國寺甚多修飾至麗王宮彫鏤立佛形像與寺無異有寺名達慕藍（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隸藍（六十僧）劍慕王新藍（五十僧）溫宿王藍（七十僧）右四寺佛圖舌彌所統寺僧皆三月一易屋牀坐或易藍者未滿五臘一宿不得無依止王新僧伽藍（九十僧有年少沙門字鳩摩羅乃才大高明大

乘學與舌彌是師徒所舌彌阿含學也阿麗藍百八十比丘尼輸若干藍五十比丘尼阿麗跋藍
二十尼道右三寺比丘尼統依舌彌受法戒比丘尼外國法不得獨立
也此三寺尼多是葱嶺以東王侯婦女為道遠集斯寺用法自整
大有檢制亦三月一易房或易寺出行非大尼三人不行多持五
百戒亦無師一宿者輒彈之今所出比丘尼大戒本此寺常所用
者也舌彌乃不肯令此戒來東僧純等求之至勤每嗟此後出法
整唯之斯戒末乃得之其解色以息婬不在比治容也不欲以止
竊不在譏封藏也解色則無情於外形何計飾容與不飾乎不欲
則無心於珠玉何須慢藏與緘縢乎所謂無關而不可開無約而
不可解也內健既爾外又毀容麤服進退中規非法不視非時不
飡形如朽柱心若溼灰斯戒之謂也豈非聖人善救人故無棄人
也哉然女人之心弱而多放佛達其微防之宜密是故立戒每倍
於男也大法流此五百餘年比丘尼大戒了於其文以此推之外

國道士亦難斯人也法汰頃年鄙當世爲人師處一大域而坐視令無一部僧法推求出之竟不能具吾昔得大露精比丘尼戒而錯得其藥方一匣持之自隨二十餘年無人傳譯近欲參出殊非尼戒方知不相關通至於此也賴偕純於拘夷國來得此戒本令佛念曇摩侍慧常傳始得具斯一部法矣然弘之由人不知斯人等能遵行之不耳 釋藏百一

竺道壹

道壹俗姓陸吳人廢帝時居瓦官寺孝武時會稽守王薈爲起嘉祥寺後還吳隆安中卒葬虎丘山南

荅丹陽尹

蓋聞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弘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禮佛法弘長彌大是以殊域之人不遠萬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棄欲洗心

清玄遐朗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滯方自東徂西唯道是務雖萬物惑其日計而識者悟其歲功今若責其屬籍同役編戶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徒卓長往而不反虧盛明之風有謬主相之旨且荒服之賓無關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吕時審識詳而後集也高僧傳五

竺曇無蘭

曇無蘭天竺人太元中居揚都謝鎮西寺

三十七品經序

三十七品者三世諸佛之舟輿聲聞支佛亦皆乘之而得度三界衆生靡不載之故經曰大乘道之輿一切度天人然則三十七品或離或合在一增四法而有四意止四神足無四意斷五法則有五根五力七法無七覺意八法而有八等則爲五經也依如此比當應爲七經如此則離也而諸經多合唯一阿含耳中阿含身意

止有安般出入息事將以行四意止時有亂意起將執對行藥也又諸經三十七品文辭不同余因閑戲尋省諸經撮采事備辭巧便者差次條貫伏其位使經體不毀而事有異同者得顯於義又以三三昧通之乎末以具泥洹四十品五根中云四禪四諦有目無文故復屬之於後令始涉者覽之易悟不亦佳乎又以諸經之異者注于句末也小安般三十七品後則次止觀律法義決三十七品後次四諦小十二門後次三向介爲泥洹四十品止觀四諦成道之行不可以相無也是故集止觀三三昧四禪四諦繫之於三十七品後欲令行者覽之易見而具行也序二百六十五字本二千六百八十五字子二千九百七十字凡五千九百二十字除後六行八十字不在計中晉泰元二十一年歲在丙申六月沙門竺曇無蘭在揚州謝鎮西寺撰（律藏卅廿）

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異序

夫戒者人天所由生三乘所由成泥洹之關要也是以世尊授藥以戒爲先焉戒者乃三藏之一也若不以戒自禁馳心於六境而欲望免於三惡道者其猶如無舟而求度巨海乎亦如魚出於深淵鴻毛入於盛火慾不死燋者未之有也行者以戒自嚴猛意五十八法者取道也何難哉蘭自染化務以戒律爲意昔在於廬山中竺僧舒許得戒一部持之自隨近二十年每一尋省恨文質重會曇摩侍所出戒規矩與同然侍戒衆多施有百一十事尒爲戒有二百六十也釋法師問侍侍言我從持律許口受一一記之莫知其故也尼戒衆多施亦尒百有一十三十事中第二十一二百五十者云長鉢過十日舍墮續言是比丘當持此鉢與比丘僧二十二二百六十者云鉢破綴齊五更末得新鉢故者當歸衆僧推其理旨宜如二百五十者在長鉢後事與破鉢并者爲重長也余以長鉢後事注於破鉢下以子從母故也九十事中多參錯事不

相對復徙欵二百六十者令事類相對亦時有不相似者重飯食無餘因緣隨應對重飯不屬人言不足此除因緣事與別請并故目對別請此一戒在重飯一戒在別請亦為有餘緣則得重飯亦得越次受請也不舒手受食自恐教人恐怖此二戒無對將傳寫脫邪梵本闕乎衆多施亦有不相對不相似者莫知所以也余因閑暇為之三部合異相斷起盡以二百六十戒為本二百五十者為子目前出常行戒全句槩之於事未而亦行永乖不相似者有以一為二二者有以三為一者余復分合令事相從然此三戒或能分句失旨賢才聰叡若有攬者加思為定恕余不逮釋藏百一

千佛名號序

賢劫經說二千一百諸度無極竟喜王菩薩仍問今此會中當有大士得此定寛大斯八千四百諸度無極及八萬四千度無極法入八萬四千諸三昧門乎佛答言有不但此諸開士也當來賢劫

一千如來亦得入也除四正覺喜王白佛唯願世尊說諸佛名字姓號佛爲喜王說諸佛號字號字一千數之有長而與立發意二品重說皆齊慧業而止以此二品檢之有以二字爲名者三字名者有以他字足成音句非其名號亦時有字支異者想梵本一耳將是出經人轉其音辭令有左右也長而有者或當以四五六字爲名號也與立發意不盡名自慧業以下難可詳也余今別有可了各爲佛名意所不了則全舉之又以字異者注之於下然或能分合失所深見達士其有覺省可爲改定恕余不逮釋藏百一

帛道猷

道猷俗姓馮山陰人居若邪溪終虎丘

與竺道壹書

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詩陵峯採藥服餌蠲痾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爲恨耳因有詩曰連峯數千

里，修林帶平陰，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高僧傳五）

趙正

正一名整，字文業，洛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仕苻堅為著作郎，遷黃門侍郎，武威太守，堅敗，後為僧，更名道整，終於襄陽。

出家更名頌

佛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高僧傳一）

竺佛念

佛念，涼州人。

阿育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序

原夫善惡之運，契猶形影之相顧，受對朗驗，凡三差焉，現也中也後也，播九色之深恩，以悅天妃之耳目，孤禽投王而全命，形受五机（一作刖）之切酷，斯現報也，摯徒濟淪於幽墊，神陟輪飄（一作淪溺）而不

改身歐歷世之殃釁不曉王子之喪曰斯中報也阿蘭縱禍於無想嬰佩未惑於始終終為苦對之藂翔飛沈受困而難計斯後報也故聖人降靈必有所由非務不俟一作須浩白明矣玄鑒三世弱喪之流深記來變坏形之累趣使引入百練之室自如來逝後阿育登位綱維閻浮光被六合圖形神寺八萬四千羅漢御世汎濟億數國主師宗玄化滂沛萬民仰戴而不已神祇欽嘏而愈深然王子法益宿植洪業生在王宮容貌殊特後復受對一無後字一作復受此對靡知緣起會秦尚書令輔國將軍宗正卿領城門校尉使者司隸校尉姚旻者南安郡人也親姚韶之次兄字景巍文為儒表則烈勳于載武為遐蟄則嵌然而獨標亢音通實則辨機而曠遠執素縱情則翱翔而無倫德也純懿範也難模赫逸翰於羣才振龍威於昆鋒然照永感之巨救傷愍懸之不寤欲紹先勝之遺迹暨玄宗於末俗故請天竺沙門曇摩難提出斯緣本秦建初六年歲在

辛卯於安定城二（一作三）月十八日出至二十五日乃訖梵本三百四十三首廬傳爲漢文一萬八百八十言（一作一萬八千言）佛念譯音情義實難或離文而就義或正滯而傷通或取解於誦人或事略而曲備冀將來之學士令鑒罪福之不朽設有毫釐潤色者盡銘之於萌兆故敘之焉（釋藏所又跡七）

釋道慈

道慈豫章人太元中居廬山後入京師

中阿含經序

中阿含經記云昔釋法師於長安出中阿含增一阿毗曇廣說僧伽羅叉阿毗曇心婆須蜜三法度二衆從解脫緣此諸經律凡百餘萬言並違本失旨名不當實依悕屬辭句味亦差良由譯人造次未善晉言故使爾耳會燕秦交戰關中大亂於是良匠背世故以弗獲改正乃經數年至關東小清冀州道人釋法和罽賓沙門

僧伽提和招集門徒俱遊洛邑四五年中研講遂精其人漸曉漢語然後乃知先之失也於是和乃追恨先失即從提和更出阿毗曇及廣說也自是之後此諸經律漸皆譯正唯中阿含僧伽羅叉婆須蜜從解脫緣末更出耳會僧伽提和進遊京師應運流化法施江左於是晉國大長者尚書令衛將軍東亭侯優婆塞王元琳常護持正法以為己任即檀越也為出經故造立精舍延請有道釋慧持等義學沙門四十許人於諸所安四事無乏又預請經師僧伽羅叉長供數年然後乃以晉隆安元年丁酉之歲十一月十日於揚州丹陽郡建康縣界在其精舍更出此中阿含請罽賓沙門僧伽羅叉令講梵本請僧伽提和轉梵為晉豫州沙門道慈筆受吳國李寶康化共書至來二年戊戌之歲六月二十五日草本始訖此中阿含凡有五誦都十八品有二百二十二經合五十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五字分為六十卷時遇國大難未即正書乃至

五年辛丑之歲方得正寫校定流傳其人傳譯準之先出大有不同於此二百二十二經中若委靡順從則懼失聖旨若從本制名類多異舊則逆忤先習不協衆懷是已其人不得自專時有改本從舊名耳然五部異同孰知其正而道茲懸邈怏怏於違本故諸改名者皆鈔出注下新舊兩存別爲一卷與目錄相連已示於後將來諸賢令知同異得更采訪脫遇高明外國善晉梵方言者訪其得失刊之從正（釋藏跡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九終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四

釋僧叡

叡魏郡長樂人師事道安

大品經序

摩訶般若波羅蜜者，出八地之由路，登十階之龍津也。夫淵府不足以盡其深美，故寄大以目之；水鏡未可以喻其澄朗，故假慧以稱之；造盡不足以得其涯極，故借度以明之。然則功託有無，度名所以立；照本靜末，慧目以之生；曠兼無外，大稱由以起。斯三名者，雖義涉有流，而詣得非心；跡寄有用，而功實非待。非待，故以不住為宗；非心，故以無照為本。本以無照，則凝知於化始；宗以非心，則忘功於行地。故啟章玄門，以不住為始；妙歸三慧，以無待為終。假

號照其眞應行顯其明無生沖其用功德旌其深大明要終以驗始涵和節始以悟終蕩蕩焉眞可謂大業者之通塗畢佛乘者之要軌也夫寶重故防深功高故校廣嬰累之所以殷勤功德之所以屢增良有以也而經來茲土乃以秦言譯之典謨乖於殊制名實喪於不謹致使求之彌至而失之彌遠頓轡重關而窮路轉廣不遇淵匠殆將墜矣亡師安和尚鑿荒途以開轍標玄指於性空落乖蹤而直達殆不以謬文爲閡也亹亹之功思過其半邁之遠矣鳩摩羅什法師慧心夙悟超拔特詣天魔干而不能迴淵識難而不能屈扇龍樹之遺風震慧響於此世秦王感其來儀時運開其凝滯以弘始三年歲次星紀冬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秦王扣其虛關匠伯陶其淵致虛關既闢乃正此文言淵致既宣而出其釋論渭濱流祇洹之化西明啟如來之心逍遙集德義之僧京城溢道詠之音末法中興將始於此乎予既知命遇此眞化敢竭微

誠屬當譯任執筆之際三惟亡師五失及三不易之誨則憂懼交懷惕焉若厲雖復履薄臨深未足喻也幸冀宗匠通鑒文雖左右而旨不違中遂謹受案譯敢當此任以弘始五年歲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於京城之北逍遙園中出此經法師手執梵本口宣秦言兩釋異音交辯文旨秦王躬攬舊經驗其得失諮其通途坦其宗致與諸宿舊義業沙門釋慧恭僧䂮僧遷寶度慧精法欽道流僧叡道恢道標道恒道悰等五百餘人詳其義旨審其文中然後書之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盡校正檢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訖文雖粗定以釋論檢之猶多不盡是以隨出其論隨而正之釋論既訖爾乃文定定之未已已有寫而傳者又有以意增損私以般若波羅蜜爲題者致使文言舛錯前後不同良由後生虛己懷薄信我情篤故也梵本唯序品阿鞞跋致品魔事品有名餘者直第其品數而已法師以名非佛制唯存序品略其二目其事數

之名與舊不同者皆是法師以義正之者也如陰入持等名與義乖故隨義改之陰爲衆入爲處持爲性解脫爲背捨除入爲勝處意止爲念處意斷爲正勤覺意爲菩提直行爲聖道諸如此比改之甚衆梵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謬者定之以字義不可變者即而書之是以異名斌然梵音殆半斯實匠者之公謹筆受之重慎也幸冀遵實崇本之賢推而體之不以文樸見咎煩異見情也

釋叡 跡八

小品經序

般若波羅蜜者窮理盡性之格言菩薩成佛之弘軌也軌不弘則不足以冥群異一指歸性不盡則物何以登道場成正覺正覺之所以成群異之所以一何莫由斯道也是以累教殷勤三撫以之頻發功德勢校九增以之屢至如問相標玄而玄其玄幻品忘寄而忘其忘道行坦其津難問窮其源隨喜忘趣以要終照明不化

以卽玄章雖三十萬之旨道言雖十萬倍（一作偽）之旨行行凝然後無生道足然後補處乃（一作及）此而變二一切智也法華鏡本以凝照般若冥末以解懸解懸理趣菩薩道也凝照鏡本告其終也終而不泯則歸途扶疏有三實之迹權應不夷則亂緒紛綸有惑趣之異是以法華般若相待以期終方便實化冥一以俟（俟二作）盡論其窮理盡性夷明萬行則實不如照取其大明眞化解本無三則照不如實是故歎深則般若之功重美實則法華之用微此經之尊三撫三囑未足惑也有秦太子者寓跡儲宮擬韻區外翫味斯經夢想增至準悟大品深知譯者之失會聞鳩摩羅法師神授其文眞本猶存以弘始十年二月六日請令出之至四月三十日校正都訖考之舊譯眞若荒田之稼芸過其半未詎多也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也其多者云有十萬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之中品也隨宜之言復何必計其多少

識其煩簡邪梵文雅質案本譯之於麗巧不足樸正有餘矣幸貴文悟之賢略其華而殘其實也（禪藏麟一 又跡八）

法華經後序

法華經者諸佛之祕藏衆經之實體也以華爲名者照其本也稱分陀利者美其盛也所興既玄其旨甚婉自非達識傳之罕有得其門者夫百卉藥木之英萬物資之本也八萬四千法藏者道果之源也故以喻焉諸華之中蓮華最勝華而未敷名屈摩羅敷而將落名迦摩羅處中盛時名分陀利未敷喻二道將落譬泥洹榮曜獨足以喻斯典至如般若諸經深無不極故道者以之而歸大無不該故乘者以之而濟然其大略皆以適化爲本應務之門不得不以善權爲用權之爲化悟物雖弘於實體不足皆屬法華固其宜矣尋其幽旨恢廓宏邃所該甚遠豈徒說實歸本畢定殊途而已邪乃實大明覺理囊括古今云佛壽無量永劫未足以明其

久也。分身無數，萬形不足以異其體也。然則壽量定其非數，分身明其無實，普賢顯其無成，多寶照其不滅。夫邁玄古以期今，則萬世同一日；即百化以悟玄，則千途無異轍。夫如是者，則生生未足以言其在，永寂亦未可言其滅矣。尋幽宗以絕往，則喪功於本無；控心轡於三昧，則忘期於二地。經流茲土，雖復垂及百年，譯者昧其虛津，靈關莫之或啟；談者乖其準格，幽蹤罕得而履。徒復搜研皓首，並未有窺其門者。秦司隸校尉左將軍安城侯姚嵩，擬韻玄門，宅心世表，注誠斯典，信詣彌至。每思尋其文，深識譯者之失。既遇鳩摩羅法師為之傳寫，指其大歸，真若披重霄而高蹈，登崑崙而俯眄矣。於時聽受領悟之僧八百餘人，皆是諸方英秀，一時之傑也。是歲弘始八年，歲次鶉火（釋滅跡八）

思益經序

此經天竺正音名毗絁沙真諦，是他方梵天殊特妙意菩薩之號

也、詳聽什公傳譯其名、翻覆展轉、意似未盡、良由未備秦言、名實之變故也、察其語意、會其名旨、當是持意、非思益也、直以未喻持義、遂用益耳、其言益者、超絕殊異妙拔之稱也、思者、進業高勝自強不息之名也、舊名持心、最得其實、又其義旨傳名等御諸法梵天坦其津塗世尊照其所以普華發其非心、文殊泯以無生、落落焉真可謂法輪再轉於閻浮、法鼓重聲於宇內、甘露流津於季末、靈液沾潤於遐裔者矣、而恭明前譯、頗麗其辭、仍迷其旨、是使宏標乖於謬文、至味淡於華豔、雖復研尋彌稔、而幽旨莫啟、幸遇鳩摩羅什法師於關右、既得更譯梵音、正文言於竹帛、又蒙披釋玄旨、曉大歸於句下、於時諮悟之僧、二千餘人、大齋法集之眾、欣豫難遭之慶、近是講肆之來、未有其比、於時余與道恢、謬當傳寫之任、輒復疏其言、記其事、以誌後來之賢、豈期必勝其辭、必盡其意邪、庶以所錄之言、粗可髣髴其心、耳、不同時之賢、儻欲全見其

高座所說之旨故具載於文不得加其意也祐藏跡八

毗摩羅詰提經義疏序

此經以毗摩羅詰所說爲名者尊其人重其法也五百應眞之所稱述一切菩薩之所歎伏文殊師利對揚之所明答普現色身之要言皆其說也借座於燈王致飯於香積接大衆於右掌內妙樂於忍界阿難之所絕塵皆其不可思議也高格邁於十地故彌勒屈之而虛己崇墉超於學境故文殊已還並未有闚其庭者法言恢廓指玄門以忘期觀品夷照總化本以冥想落落焉聲法鼓於維耶而十方世界無不悟其希音恢恢焉感諸佛於一室而恆沙正覺無不應其虛求予始發心啟蒙於此諷詠研求以爲喉襟稟玄指於先匠亦復未識其絕往之通塞也既蒙鳩摩羅什法師正玄文摘幽指始悟前譯之傷本謬文之乖趣耳至如以不來相爲辱來不見相爲相見未緣法爲始神緣合法爲止心諸如此比無

品不有無章不爾然後知邊情險詖難可以參契眞言綱懷玄悟矣自慧風東扇法言流詠已來雖日講肆格義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驗之最得其實然鑪冶之功微恨不盡當是無法可尋非尋之不得也何以知之此土先出諸經於識神性空明言處少存神之文其處甚多中百二論文未及此又無通鑒誰與正之先匠所以輟章於遐慨思決言於彌勒者良在此也自提婆已前天竺義學之僧並無來者於今始聞宏宗高唱敢預希味之流無不竭其聰而注其心然領受之用易存憶識之功難掌自非般若朗其聞慧總持銘其思府焉能使機過而不遺神會而不昧者哉故因紙墨以記其文外之言借衆聽以集其成事之說煩而不簡者貴其事也質而不麗者重其意也其指微而婉其辭博而晦自非筆受胡可勝哉是以即於講次疏以爲記豈通方之賢不咎其煩而不要也釋藏跡八

自在王經後序

此經以菩薩名號爲題者蓋是思益無盡意密迹諸經之流也以其圓用無方故名自在勢無與等故稱爲王標準宏廓固非思之所及幽旨玄凝尋者莫之髣髴此士先出方等諸經皆是菩薩道行之式也般若指其虛標勇伏明其必制法華泯一衆流大哀旌其拯濟雖各有其美而未備此之所載秦大將軍尚書令常山公姚顯其懷餘致徹悟轉詣聞其名而悅之旋其旨而虛襟思弘斯化廣其流津以爲斯文旣布便若菩薩常住不去此世奇誠發自大心欣躍不能自替遂請鳩摩羅法師譯而出之得此二卷於菩薩希蹤卓犖之事朗然昭列矣是歲弘始九年歲次鶉首 釋藏跡八

關中出禪經序

禪法者向道之初門泥洹之津徑也此土先出修行大小十二門大小安般雖是其事旣不根悉又無受法學者之戒蓋闕如也鳩

摩羅法師以辛丑之年十二月二十日自姑臧至長安予即以其月二十六日從受禪法既蒙啟授乃知學準法有成修首楞嚴經云人在山中學道無師道終不成是其事也尋蒙鈔撰眾家禪要得此三卷初四十三偈是鳩摩羅羅陀法師所造後二十偈是馬鳴菩薩之所造也其中五門是婆須蜜僧伽羅叉漚波崛僧伽斯那勒比丘馬鳴羅陀禪要之中鈔集之所出也六覺中偈是馬鳴菩薩修習之以釋六覺也初觀婬恚癡相及其三門皆僧伽羅叉之所撰也息門六事諸論師說也菩薩習禪法中後更依持世經益十二因緣一卷要解二卷別時撰出夫馳心縱想則情愈滯而惑愈深繫意念明則澄鑒朗照而造極彌密心如水火擁之聚之則其用彌全決之散之則其勢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質重則勢微如地質重故勢不如水水性重故力不如火火不如風風不如心心無形故力無上神通變化八不思議心之力也心力既全

乃能轉昏入明明雖愈於不明而明未全也明全在於忘照照忘然後無明非明無明非明爾乃幾乎息矣幾乎息矣慧之功也故經云無禪不智無知不禪然則禪非智不照智非禪不成大哉禪智之業可不務乎出此經後至弘始九年閏月五日重求檢校懼初受之不審差之一毫將有千里之降詳而定之輒復多有所正既備無間然矣釋藏跡九

大智度論序 一作大智釋論序

夫萬有本於生生而生生者無生變化兆於物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生始不動於性而萬有陳於外悔吝生於內者其唯邪思乎正覺有以見邪思之自起故阿含爲之作知滯有之由惑故般若爲之照然而照本希夷津涯浩汗理超文表趣絕思境以言求之則乖其深以智測之則失其旨二乘所以顛沛於三藏新學所以曝鱗於龍門者不其然乎是以馬鳴起於正

法之餘、龍樹生於像法之末、正餘易弘、故直振其遺風、瑩拂而已、像末多端、故乃寄跡凡夫、示悟物以漸、又假照龍宮、以朗搜玄之慧、託聞幽祕、以窮微言之妙、爾乃憲章智典、作茲釋論、其開夷路也、則令大乘之駕、方軌而直入、其辯實相也、則使妄見之惑、不遠而自復、其為論也、初辭擬之、必標眾異以盡美、卒成之終、則舉無執以盡善、釋所不盡、則立論以明之、論其未辯、則寄折中以定之、使靈篇無難喻之章、千載悟作者之旨、信若人之功矣、有鳩摩羅耆婆法師者、少播聰明之聞、長集奇拔之譽、才舉則亢標萬里、言發則英辯榮枯、常杖茲論、為淵鏡憑高致、以明宗、以秦弘始三年、歲次星紀、十二月二十日、自姑臧至長安、秦王虛襟、既已蘊在昔見之心、豈徒則悅而已、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倦、又以晤言之功雖深、而恨獨得之心不曠、造盡之要雖玄、而惜津梁之勢未普、遂以莫逆之懷、相與弘兼忘之惠、乃集京師義

業沙門命公勉賞契之士五百餘人集於渭濱逍遙園堂鑾輿停駕於洪涘禁禦息警於林間躬覽玄章攷正名於梵本諮通津要坦夷路於來踐經本既定乃出此釋論論之略本有十萬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萬言胡夏既乖又有煩簡之異三分除二得此百卷於大智三十萬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見歸途直達無復惑趣之疑以文求之無間然矣故天竺傳云像正之末微馬鳴龍樹道學之門其淪胥溺喪矣其故何耶實由二末契微邪法用盛虛言與實教並興嶮徑與夷路爭轍始進者化之而流離向道者惑之而播越非二匠其孰與正之是以天竺諸國爲之立廟宗之若佛又稱而詠之曰智慧日以頹斯人令再曜世昏寢已久斯人悟令覺若然者真可謂功格十地道侔補處者矣傳而稱之不亦宜乎幸哉此中鄙之外忽得全有此論梵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師以秦人好簡故裁而略之若備譯其文將近千有餘卷法師於秦

語大格唯譯一往方言殊好猶隔而未通苟言不相喻則情無由比不比之情則不可以託悟懷於文表不喻之言亦何得委殊塗於一致理固然矣進欲停筆爭是則交競終日卒無所成退欲簡而便之則負傷於（傷乎一作）穿鑿之譏以二三唯案譯而書都不備飾幸冀明悟之賢略其文而挹其玄也（釋藏友一又跡十）

中論序

中論有五百偈龍樹菩薩之所造也以中為名者照其實也以論為稱者盡其言也實非名不悟故寄中以宣之言非釋不盡故假論以明之其實既宣其言既明於菩薩之行道場之照朗然懸解矣夫滯惑生於倒見三界以之而淪溺偏悟起於厭智耿介以之而致乖故知大覺在乎曠照小智纏乎隘心照之不曠則不足以夷有無一道俗知之不盡則未可以涉中途泯二際道俗之不夷二際之不泯菩薩之憂也是以龍樹大士折之以中道使惑趣之

徒望玄指而一變据之一作悟之言卽化令玄悟之賓喪路詢於朝徹蕩蕩焉眞可謂理夷路於沖階徹玄門於宇內扇慧風於陳枝流甘露於枯悴者矣夫百梁之構興則鄙茅茨之仄陋覩斯論之宏曠則知偏悟之鄙倍幸哉此區之赤縣忽得移靈鷲已作鎭險陂之邊情乃蒙流光之餘惠而今而後談道之賢始可與論實矣云天竺諸國敬豫學者之流無不翫味斯論以爲喉衿其染翰中釋者甚亦不少所出者是天竺梵志名賓羅伽秦言靑目之所釋也其人雖信解深法而辭不雅中其中乖闕煩重者法師皆裁而裨之於經通之理盡矣文或左右未盡善也百論治外以閑邪斯文祛內以流滯大智釋論之淵博十二門觀之精詣尋斯四者眞若日月入懷無不朗然鑒徹矣予翫之味之不能釋手遂復忘其鄙拙託悟懷於一序并目品義題之於首豈期能釋耶蓋是欣自同之懷耳釋藏神七 又百一

十二門論序

十二門論者蓋是實相之折中道場之要軌也十二者總衆枝之大數也門者開通無滯之稱也論之者欲以窮其源盡其理也若一理之不盡則衆異紛然有惑趣之乖一源之不窮則衆塗扶疏有殊致之迹殊致之不夷乖趣之不泯大士之憂也是以龍樹菩薩開出者之由路作十二門以正之正之以十二則有無兼暢事無不盡事盡於有無則忘功於造化理極於虛位則喪我於二際然則喪我在乎落筌筌忘存乎遺寄筌我兼忘始可以幾乎實矣幾乎實矣則虛實兩冥得失無際冥而無際則能忘造次於兩玄泯顛沛於一致整歸駕於道場畢趣心於佛地恢恢焉眞可謂運虛刃於無間奏希聲於宇內濟溺喪於玄津出有無於域外者矣遐哉後之學者夷路既坦幽關既開眞得振和鑾於北溟馳白牛以南迴悟大覺於夢境即百化以安歸夫如是者惡復知曜靈之

方盛玄陛之本晞也哉叡以鄙倍之淺識猶欣明誠虛閣愉懷宗極庶日用之有宜冀歲計之能植況才之美者乎不勝景仰之至敢以鈍辭短思序而申之并目品義題之於首豈期能益衆庶以此心開自進（什應以此 徽闕疾進）之路（下釋藏字六 又百一）

出曜經序

出曜經者婆須蜜舅法救菩薩之所撰也集此一千章立爲三十三品名曰法句錄其本起繫而爲釋名曰出曜出曜之言舊名譬喻即十二部經第六部也有罽賓沙門僧伽跋澄以前秦建元十九年陟慾嶺涉流沙不遠萬里來至長安其所闇識富博絕倫先師器之既重其人吐誠亦深數四年中上聞異要奇雜盈耳俄而三秦覆墜避地東周後秦皇初四年還轅伊洛將返舊鄉佇駕京師望路致慨恨法句之不全出曜之未具緬邈長懷蘊情盈抱太尉姚旻篤誠深樂聞不俟駕五年秋請令出之六年春訖澄執梵

本佛念宣譯道凝筆受和碧二師師法括而正之時有不怗從本而已舊有四卷所益已多得此具解覽之畫然矣予自武當軒矜華領諸祠觀化預參檢校删復序之弘始元年八月十二日寫訖

僧叡造首楞嚴定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終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五

釋慧遠

慧遠俗姓賈，雁門樓煩人。慕容儁時師事道安，後隨道安奔襄陽。孝武初，襄陽陷，移居廬山。江州刺史桓伊為起東林寺。至義熙十二年卒，年八十三。有集十二卷。

荅秦主姚興書

欲令作大智論序，以伸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褚所容，汲深非短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以來，其日亦久。來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寄諸明德。釋藏迹九 又百五

荅王謐書

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游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邪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訊耳釋藏黍九又百五又世說

答戴處士書

釋慧遠頓首省君別示以爲慨然先雖未善相悉人物來往亦未始暫忘分明窮達非常智所測然依傍大宗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並亦有同異觀周郎所作答意謂世典與佛教粗是其中今封呈想暇日能力尋省廣弘明集二十

又與戴處士書

見君與周處士往復足爲賓主然佛教精微難以事詰至於理玄數表義隱於經者不可服言但恨君作佛弟子未能留心典耳頃得書論亦未始暫忘年衰多疾不暇有答脫因講席之餘粗綴所懷今寄往試與同疑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干商臣之流可不

思而得。釋慧遠頓首。廣弘明集二十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

每尋疇昔遊心世典，以爲當年之華苑也。及見老莊，便悟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以今而觀，則知沈冥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爲先。苟會之有宗，則百家同致。君諸人並爲如來賢弟子也，策名神府，爲日已久。徒積懷遠之興，而乏因藉之資，以此永年，豈所以勵其宿心哉。意謂六齋日，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之情篤，來生之計深矣。君染翰綴文，可託興於此，雖言生於不足，然非言無以暢一詣之感。因驥之喻，亦何必遠寄古人。廣弘明集三十二

遺書通好鳩摩羅什

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絕殊域，越自外境，於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冥，以形乖爲歎耳。須知承名通之會，懷寶來遊，至止有問，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

造盡寤目望途固已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律妙門感徹遺靈至於虛襟遣契亦無日不懷夫栴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猶虛往實歸況宗一無像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爲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己因若令法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坐爲著之幷天漉之器此旣法物聊以示懷高僧傳六

重與鳩摩羅什書

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未欲便相諮求若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冀有餘暇一一爲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要欲取決於君耳幷報偈一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

勁境成此窮山勢感相更何來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末問何悠悠相與期暮歲高僧傳六

遣書通好曇摩流支

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已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律戒，所闕尤多，頃有西域道士弗若多羅，是罽賓人，其諷十誦梵本，有羅什法師，通才博見，為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中途而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齎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冥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為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悋，若能為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澡懷勝業，日月彌朗，此則惠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人所具。高僧傳二

答桓玄書

大道淵玄，其理幽深，銜此高旨，實如來談，然貧道出家便是方外

紆下脫則字

而大當作大而

之容、雖未踐古賢之德、取其一往之志、削除飾好、落名求實、若使幽冥有在、故當不謝於俗人、外似不盡、內若斷金、可謂見形不及道、哀哉哀哉、帶索枕石、華而不實、管見之人、不足羨矣、雖復養素山林、與樹木何異、夫道在方寸、假練形為真、卞和號慟於荊山、患人不別故也、昔聞其名、今見其人、故莊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已此而尋、孰得久停、豈可不為將來作資、言學步邯鄲者、新無功、失其本質、故使邯鄲人、匍匐而歸、百代之中、有此一也、嘗混同已通之、貧道已乖世務、形權於流俗、欲於其中化未化者、雖復沐浴踞傲、奈疑結何、一世之榮、劇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貪哉、淺見之徒、其惑哉、可謂下士聞道、而大笑之、真可謂迷而不反也、貧道形不出人、才不應世、是故毀其陋質、被其割截之服、理未能心冥玄化、遠存大聖之制、豈捨其本懷而酬高誨、貧道年與時頹、力與衰競、乃復曲垂光慰、感慶交至、檀越信心幽當大法所

寄。豈有一傷毀其本也。將非波旬試嬈之言。辭拙寡聞。力酬高命。蓋是不逆之懷耳。十一 弘明集

與桓玄書論料簡沙門

佛教陵遲。穢雜日甚。每一尋思。憤慨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混然淪湑。此所以夙宵歎懼。忘寢與食者也。見檀越澄清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流。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推此而言。符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後令飾偽取容者。自絕於假通之路。信道懷眞者。無復有負俗之嫌。如此則道世交興。三寶復隆於茲矣。貧道所以寄命江南。欲託有道以存至業之隆替。實由乎人。植檀越當年。則是貧道中興之運。幽情所託。已冥之在昔。是以前後書疏。輒以憑寄爲先。每詩告慰。眷懷不忘。但恐年與時乖。不盡檀越盛隆之化耳。今故諮白數條如別疏。

經教所開。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

脫攷

業三科誠異皆以律行爲本檀越近制是大同於此是所不疑或有興福之人內不毀禁而迹非阿練若者或多誦經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記而體性貞正不犯人非者凡如此輩皆是所疑今尋檀越所遣之例不堪問此而外物惶惑莫敢自寧故以別白夫形跡易察而眞僞難辯自非遠鑒得之信難若是都邑沙門經檀越視聽者固無所疑若邊局遠司識不及遠則未達教旨或因符命濫及善人此最其深憂若所在執法之官意所未詳又時無宿望沙門可以求中得令送至大府以經高聽者則於理爲弘想檀越神慮已得之於心直是貧道常近之情不能不及耳若有族姓子弟本非役門或世奉大法或弱而天悟欲棄俗入道求作沙門推例尋意似不塞其淸塗然要須諮定使洗心向味者無復自疑之情昔外國諸王多參懷聖典亦有因時助弘大化扶危救弊信有自來矣檀越每期情古人故復

略敘所懷弘明集十二高僧傳六作節文

答桓玄書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徵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爲弘資存日用之理爲大故不宜其德而遺其禮霑其惠而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敎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敎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乎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爲敎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自於存身故不貴厚

宜下脫當字

自當作由

生之益此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霑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餐者哉檀越頃者以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宜皆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衿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偽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敬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

殊下脫制字

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
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
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
㠯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邪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宜存其禮禮
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
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剔髮毀形
之人忽廁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像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韻
挺於弱年風流邁於季俗猶參究時賢㠯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
㠯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㠯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已茍
恪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
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
矣貧道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坦其所懷執筆悲懣
不覺涕泗橫流矣沙門不拜俗事一

夫稱沙門者何邪，謂能發矇俗之幽昏，啟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宏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高僧傳六，案此即前篇而文何多異）

與晉安帝書

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於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高僧傳六）

荅盧循書

損餉六種，深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異味，即於僧中行之。（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七十二）

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并序）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冰疑諸沙門抗禮萬乘所明理何驃騎有答至元興中太尉桓公亦同此義謂庾言之未盡與八座書云佛之爲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爲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體實唯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弘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國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於時朝士名賢答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於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敍微意豈曰淵壑之待晨露蓋是伸其罔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式詳覽焉

在家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家爲異出家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爲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跡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其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其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實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爲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爲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爲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爲滯累根深固存我未忘方將以情欲爲苑囿聲色爲遊觀耽湎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爲涯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

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敬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敘經意，宣寄所懷。

出家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跡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而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者，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以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

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昭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求宗不順化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爲大王侯以體順爲尊得一故爲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體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爲美談衆論所不能異異夫衆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邪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羣品萬殊精麤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爲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

泥洹不變以化盡為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為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己所涉唯動於是靈轡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死王侯雖以存存為功而未能令存者無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體極不兼應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

見當作其

惑當作或

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理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而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爲謬也固已甚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爲檢雖應世之見優劣萬差至於幽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内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旨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乘六合之内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者或亂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爲關鍵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

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爲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爲靈仙轉輪聖帝或爲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爲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跡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則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抑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令先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發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

逆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故雖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受也。已上四句從高僧傳補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形盡神不滅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所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麤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天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令本異，則異氣數合，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存，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

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有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使生爲彼徒，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邪，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答曰：夫神者何邪？精極而爲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爲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爲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俙。神也者，圓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麤，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爲化之母，神爲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

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㠯生息我㠯死又㠯生爲人羈死爲反眞此所謂知生爲大患㠯無生爲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㠯不化乘化其變無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無方生死之說而惑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麤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㠯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功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自非達觀孰識其會請爲論者驗之㠯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㠯謂神情俱

妙當作沙

夷猶觀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由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爲受之於形邪？爲受之於神邪？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爲神矣；若受之於神，是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均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徵；効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道。案高僧傳作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騖，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是沙門得全方外之迹矣。今論無此數語，蓋弘明集有刪節也。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闕。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爲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尚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

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今王公獻供，信士屆體，得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貽夫素餐之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爲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者曰：當資以糇糧，錫以輿服不？答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耶？謂其發蒙俗之幽昏，啟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況答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蚊虻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爲功，息心以淳素爲道，乃欣然怡襟，詠言而退。晉元興三年，歲次閼逢，於時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凡我同志，僉懷綴旒之歎，故因述斯論焉。（出弘明集五沙門不拜俗　又略見高僧傳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一終